舊唐書/卷1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光進　烏重胤　王沛　李珙　李祐　董重質　楊元卿　劉悟　劉沔　石雄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六十二
列傳第一百十二　潘孟陽　李翺　王遂　曹華　韋綬　鄭權　盧士玫　韓全義　高霞寓　高瑀　崔戎　陸亙　張正甫

► 孟簡　胡證　崔元略　杜元穎　崔弘禮　李虞仲　王質　盧簡辭

潘孟陽

潘孟陽，禮部侍郎炎之子也。孟陽以父廕進，登博學宏辭科。累遷殿中侍御史，降為司議郎。孟陽母，劉晏女也。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，故得薦用，累至兵部郎中。

德宗末，王紹以恩幸，數稱孟陽之材，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，年未四十。順宗即位，永貞內禪，王叔文誅，杜佑始專判度支，請孟陽代叔文為副。時憲宗新即位，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，仍加鹽鐵轉運副使，且察東南鎮之政理。時孟陽以氣豪權重，領行從三四百人，所歷鎮府，但務遊賞，與婦女為夜飲。至鹽鐵轉運院，廣納財賄，補吏職而已。及歸，大失人望，罷為大理卿。三年，出為華州刺史，遷梓州刺史、劍南東川節度使。與武元衡有舊，元衡作相，復召為戶部侍郎、判度支，兼京北五城營田使，以和糴使韓重華為副。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，議以營田非便，持之不下，孟陽忿憾形於言。二人俱請對，上怒不許，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。明年，復拜戶部侍郎。

孟陽氣尚豪俊，不拘小節。居第頗極華峻。憲宗微行至樂遊原，見其宏敞，工猶未已，問之。左右以孟陽對，孟陽懼而罷工作。性喜宴，公卿朝士多與之遊，時指怒者不一。俄以風緩不能行，改左散騎常侍。元和十年八月卒，贈兵部尚書。憲宗每事求理，常發江淮宣慰使，左司郎中鄭敬奉使。辭，上誡之曰：「朕宮中用度，一匹已上皆有簿籍，

唯賑恤貧民，無所計算。卿經明行修，今登車傳命，宜體吾懷，勿學潘孟陽奉使，所至但務酣飲、遊山寺而已。」其為人主所薄如此！

李翛

李翛，不知何許人。起於寒賤，以莊憲皇后妹婿，元和已來驟階仕進。以恩澤至坊州、絳州刺史。無他才，性纖巧承迎。常飾廚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，以求善譽。治民蒞事，粗有政能。上以為才，召拜司農卿，遷京兆尹。

十年，莊憲太后崩，翛為山陵橋道置頓使。恃能惜費，每事減損。靈駕至灞橋頓，從官多不得食。及至渭城北門，門壞。先是，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，計錢三萬。翛以勞費不從，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。掘土既深，旁柱皆懸，因而頓壞，所不及遣輟車者數步而已。初欲壞城之東北墉，以出靈駕，中人皆不可，乃停駕，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。翛懼，誣奏遣輟軸折，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，自陵還，奏請免翛官。上以用兵務集財賦，以翛前後進奉，不之責，但罰俸而已。逢吉極言其罪，乃削銀青階。翌日，復賜金紫。自此，朝廷端士，多遭譖毀，義士為之側目。時宿師於野，饋運不集。浙西重鎮，號為殷阜，乃以翛為潤州刺史、浙西觀察使，令設法鳩聚財貨。淮西用兵，頗賴其賦。十四年，以病求還京師，未朝謁而卒。

王遂

王遂，宰相方慶之孫也。以吏能聞於時。尤長於興利，銳於操下，法頗嚴酷。累遷至鄧州刺史。以曉達錢穀，入為太府卿。潘孟陽判度支，與遂私憾，互有爭論。遂為西北供軍使，言營田非便，與孟陽會議相非，各求請對。上怒，俱不見，出遂為柳州刺史。遂親吏韋行素、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。屬遂罷務，季常等為吏所誣，各笞四十。遂柳州制出，左丞呂元膺執奏曰：「遂以補吏犯贓，法當從坐。其除官制雲『清能業官』，據遂犯狀，不宜有『清』字。柳州大郡，出守為優。謹封還制書。」上令喻之，方行。數年，用兵淮西。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，知遂強幹，乃用為宣州刺史、宣歙觀察使。淮、蔡平，王師東討，召拜光祿卿，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。以光祿職當祠祭，改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兼御史大夫。

初，師之出也，歲計兵食三百萬石。及鄆賊誅，遂進羨余一百萬，上以為能。時分師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，乃以遂為沂州刺史、沂兗海等州觀察使。

遂性狷忿，不存大體。而軍州民吏，久染汙俗，率多獷戾，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「反虜」，將卒不勝其忿。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，十四年七月，遂方宴集，弁噪集其徒，害遂於席，判官張實、李甫等同遇害。及曹華代遂至鎮，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。

遂器用不弘，僻於聚斂，而非兼撫之才。但峻威刑，以繩亂俗。其所制笞杖，率逾常制。遂既死，監軍使封其杖進呈。上令出示於朝，以誡廉使。

曹華

曹華，宋州楚丘人，仕宣武軍為牙校。貞元末，吳少誠叛，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算，用為襄城戍將。蔡賊攻襄城，華屢敗之，德宗特賜旗甲。元和九年，以功授寧州刺史。未行而吳元濟叛，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。重胤請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。前後數十戰，大破賊於青陵城。賊平，授棣州刺史，封陳留郡王。棣鄰於鄆，賊屢侵逼，華招募群盜之勁者，補之軍卒，分據要路。其後，賊至皆擊敗之，鄆人不敢北顧。及李師道誅，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。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，褊刻不能馭眾，為牙將王弁所害，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、沂州刺史、沂海兗觀察使。

華至鎮，視事三日，宴將吏，伏甲士千人於幕下。群校既集，華喻之曰：「吾受命廉問，奉聖旨，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，有道途轉徙之勞。今有頒給，北州兵稍厚。鄆州士卒處右，州兵處左，冀易以區別。」分定，並令州兵出外。既出闔門，乃謂鄆卒曰：「天子深知鄆人之勞，然前害主帥者，不能免罪。」甲士自幕中出，周環之，凡鄆一千二百人，立斬於庭，血流成渠。是日，門屏之間，有赤霧高丈余，久之方散。自是海、沂之人，重足股栗，無敢為盜者。

華惡沂之地褊，請移理於兗，許之。初，李正己盜有青、鄆十二州，傳襲四世，垂五十年，人俗頑驁，不知禮教。華令將吏曰：「鄒、魯儒者之鄉，不宜忘於禮義。」乃躬禮儒士，習俎豆之容，春秋釋奠於孔子廟，立學講經，儒冠四集。出家財贍給，俾成名入仕，其往者如歸。

及鎮州軍亂，殺田弘正，華表請以本軍進討，就加檢校工部尚書，升兗海為武寧節度，賜之節鉞。李絳叛於大梁，華不俟命赴討。絳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，華逆擊敗之。由是，宋、亳不從絳亂。絳平，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。以河朔拒命，移華為滑州刺史、義成

軍節度使。長慶三年七月，卒於鎮，時年六十九。

華雖出自戎行，而動必由禮。尤重士大夫，未嘗以富貴驕人；下迨仆隸走使之徒，必待之以誠信，人以為難。贈司空。

韋綬

韋綬，字子章，京兆人。少有至性，喪父，刺血寫佛經。初為長安縣尉，遭硃泚之亂，變服乘驢赴奉天。於頔鎮襄陽，辟為賓佐。嘗因言政，面刺頔之縱恣。入朝為工部員外，轉屯田郎中。元和十年，改職方郎中，充太子諸王侍讀，再遷諫議大夫。

時穆宗在東宮，方幼好戲。綬講書之隙，頗以嘲誚悅之。嘗密賚家所造食，入宮餉太子。憲宗嘗召對，綬奏曰：「太子學書，至『依』字，輒去旁『人』。臣問之，太子云：『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，臣子不合全書。』」上益嘉太子之賢，賜綬錦彩。綬無威儀，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。太子因入侍，道綬語。憲宗不悅，謂侍臣曰：「凡侍讀者，當以經義輔導太子，納之輒物，而綬語及此，予何望耶？」乃罷侍讀，出為虔州刺史。

穆宗即位，以師友之恩，召為尚書右丞，兼集賢院學士，甚承恩顧，出入禁中。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，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，然後上皇帝壽。時政道頗僻，敕出，人不敢議。久之，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，其事終寢。綬在集賢，遇重陽，賜宰臣百官曲江宴；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為一會，從之。長慶元年三月，轉禮部尚書，判集賢院事。

帝嘗問：「禳災祈福，其可必乎？」綬對曰：「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，此禳災以德也。漢文帝除秘祝，每於祠祭，盡敬而已，言無所祈，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。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，享自致之福，著於史傳，其理甚明。如失德以祈災消，媚神以祈福至，神苟有知，當因以致譴，非祈禳之道也。」時人主失德，綬因以諷之。

二年十月，檢校戶部尚書、興元尹、山南西道節度使。辭日，請門戟十二，自將赴鎮。又訴家貧，請賜錢二百萬。又面乞授子元弼官。上皆可之。綬禦事無術，洎臨戎鎮，庶政隳紊。二年八月卒，贈尚書右僕射。博士劉端夫請謚為「通」，殿中侍御史孟琯上言以為非當。博士權安請謚為「繆」，竟不施行。

鄭權

鄭權，滎陽開封人也。登進士第，釋褐涇原從事。節度使劉昌符病亟，請入覲，度軍情必變，以權寬厚容眾，俾主留務。及昌符上路，兵果亂。權挺身入白刃中，抗辭喻以逆順。因殺其首亂者數人，三軍畏伏。德宗聞而嘉之。時天子厭兵，藩鎮將吏得軍情者，多超授官爵。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、御史中丞。入朝為倉部郎中，累遷至河南尹。十一年，代李遜為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十二年，轉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使。十三年，遷德州刺史、德棣滄景節度使。

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，權以德、棣之兵臨境。奏於平原、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，以集降民。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，每事多違，不稟節制。權奏之，上令中使追之。宗奭諷州兵留己，上言懼亂，未敢離郡，乃以烏重胤鎮橫海，代權歸朝。滄州將吏懼，共逐宗奭。宗奭方奔歸京師。詔以悖慢之罪，斬於獨柳之下。其弟宗爽，長流汀州。授權邠寧節度。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奭之冤，為權誣奏，權降授原王傅。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，充左街使。

穆宗即位，改左散騎常侍，充入回鶻告哀使。憚其遠役，辭以足疾，不獲免，肩輿而行。權器度魁偉，有辭辯。既至虜廷，與虜主爭論曲直，言辭激壯，可汗深敬異之。

長慶元年使還。出為河南尹，入拜工部侍郎，遷本曹尚書。以家人數多，俸入不足，求為鎮守。旬月，檢校右僕射、廣州刺史、嶺南節度使。初，權出鎮，有中人之助。南海多珍貨，權頗積聚以遺之，大為朝士所嗤。四年十月卒。

盧士玫

盧士玫，山東右族，以文儒進。性端厚，與物無競，雅有令聞。始為吏部員外郎，稱職，轉郎中、京兆少尹。奉憲宗園寢，刑簡事集，時論推其有才，權知京兆尹事。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，請用張弘靖代己。復請析瀛、漠兩州，用士玫為帥，朝廷一皆從之。士玫遂授檢校右常侍，充瀛、漠兩州都防禦觀察使。

無何，幽州亂，害賓佐，縶弘靖，取裨將硃克融領軍務，遣兵襲瀛、漠。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兇逆，即日除士玫檢校工部尚書，充瀛漠節度使。士玫亦罄家財助軍用，堅拒

叛徒者累月。竟以官軍救之不至，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，遂為其下陰導克融之兵以潰。士玫及從事皆被拘執，送幽州，囚於賓館。及朝廷宥克融之罪，士玫方得歸東洛。尋拜太子賓客，留司洛中，旋除虢州刺史，復為賓客。寶歷元年七月卒，贈工部尚書。

韓全義

韓全義，出自行間，少從禁軍，事竇文場。及文場為中尉，用全義為帳中偏將，典禁兵在長武城。貞元十三年，為神策行營節度、長武城使，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，詔以長武兵赴鎮。全義貪而無勇，短於撫禦。制未下，軍中知之，相與謀曰：「夏州沙磧之地，無耕蠶生業。盛夏移徙，吾所不能。」是夜，戍卒鼓噪為亂，全義逾城而免，殺其親將王棲巖、趙虔曜等。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，全義方獲赴鎮。

明年，吳少誠拒命，詔征十七鎮之師討之。時軍無統帥，兵無多少，皆以內官監之，師之進退不由主將。十五年冬，王師為賊所敗於小潩河。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，乃用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，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。諸鎮之師，皆取全義節度。全義將略非所長，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，以被薦用。及師臨賊境，又制在監軍，每議兵出，一帳之中，中人十數，紛然爭論莫決。蔡賊聞之，屢求決戰。十六年五月，遇賊於潩水南廣利城。旗鼓未交，諸軍大潰，為賊所乘。全義退保五樓，賊對壘相望。潰兵未集，乃與監軍賈英秀、賈國良等保潩水縣。賊距潩水五六里而軍，全義懼其淩突，退保陳州。其汴宋、河北之軍，皆亡歸本鎮，唯陳許將孟元陽、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潩水。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、滑將時昂、河陽將權文度、河中將郭湘等誅之。由是軍情稍固。少誠知王師無能為，致書幣以告監軍，願求昭洗。德宗召大臣議，宰相賈耽曰：「昨全義五樓退軍，賊不追擊者，應望國家恩貸。臣伏恐須開生路。」上然之。又得監軍等奏，即下制洗滌，加其爵秩。

十七年，全義自陳州班師，而中人掩其敗跡，上待之如初。全義武臣，不達朝儀，托以足疾，不任謁見。全義司馬崔放入對，德宗勞問，放引過，言招撫無功。德宗曰：「全義為招討使，招得吳少誠歸國，其功大矣。何必殺人乃為功耶！」旋命還鎮，令中使就第賜宴，錫賚頗厚。自還至辭，都不謁見而去。議者以隳敗法制，從古已還，未如貞元之甚。憲宗在藩，常惡其事。及即位，全義懼，求入覲，詔以太子太保致仕。其年七月卒。

高霞寓

高霞寓，范陽人。祖仙，父棲鶴，皆以孝聞。凡五代同爨。德宗朝，采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，鄉里稱美其事。霞寓少讀《左氏春秋》及孫、吳《兵法》，好大言，頗以節概自許。

貞元中，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，待以猶子之分，擢授軍職，累奏憲宗，甚見委信。元和初，詔授兼御史大夫，從崇文將兵擊劉辟，連戰皆克，下鹿頭城，降李文悅、仇良輔。蜀平，以功拜彭州刺史，尋繼崇文為長武城使，封感義郡王。元和五年，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，又加左散騎常侍。明年，改豐州刺史、三城都團練防禦使。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。

元和十年，朝廷討吳元濟，以霞寓宿將，乃析山南東道為兩鎮，以霞寓為唐鄧隋節度使。

霞寓雖稱勇敢，素昧機略；至於統制，尤非所長。及達所部，乃率兵趣蕭陂，與賊決戰。既小勝，又進至文城柵。賊軍偽敗而退，霞寓逐之不已，因為伏兵所掩，王師大衄，霞寓僅以身免。坐貶歸州刺史。後以恩例，征為右衛大將軍。

十三年，出為振武節度使，入為左武衛大將軍。長慶元年，授邠寧節度使。三年，就加檢校右僕射。四年，加檢校司空，又加司徒。

寶歷二年，疽發首，不能理事，求歸闕下。其夏，授右金吾衛大將軍、檢校司徒，途次奉天而卒，年五十五，贈太保。

霞寓卒伍常材，始因宦官進用，遂階節將。位望既高，言多不遜。朝廷知之，欲議移罷。霞寓頗懷憂恐，舍私第為佛寺，上言請額為「懷恩」，用資聖福。大率奸妄兇狡如此。又非斥朝列，侮慢僚屬，鄙辭俚語，日聞於時。

高瑀

高瑀，渤海蓨人。少好論兵，釋褐右金吾胄曹，累辟諸府從事，歷陳、蔡二郡刺史，入為太仆卿。太和初，忠武節度使王沛卒，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，必自擇帥；或以禁軍之將得之。宰相裴度、韋處厚議瑀深沈方雅，曾刺陳、蔡，人懷良政，又熟忠武軍情，欲請用瑀。事未聞，陳許表至，果請瑀為帥，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、許州刺史、忠武節

度使。自大歷已來，節制之除拜，多出禁軍中尉。凡命一帥，必廣輸重賂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，自無家財，必取資於人；得鎮之後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。及瑀之拜，以內外公議，搢紳相慶曰：「韋公作相，債帥鮮矣！」

三年，就加檢校工部尚書。比年水旱，人民薦饑。瑀召集州民，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，蓄泄既均，人無饑年。加檢校右僕射。六年，移授徐州刺史、武寧軍節度等使。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，軍士驕恣，宜得雄帥鎮之。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，征為刑部尚書。以疾求分司，拜太子少傅。其月，復授檢校右僕射、陳許蔡節度使。八年六月卒，贈司空。

瑀性寬和，有體量，為官雖無赫赫之譽，所至皆理，尤得士心，論者美之。

崔戎

崔戎，字可大。高伯祖玄暐，神龍初有大功，封博陵郡王。祖嬰，郢州刺史。父貞固，太原榆次尉。戎舉兩經登科，授太子校書，調判入等，授藍田主薄，為藩鎮名公交辟。

裴度領太原，署為參謀。時王承宗據鎮州叛，度請戎單車往諭之，承宗感泣受教。入為殿中侍御史，累拜吏部郎中，遷諫議大夫。尋為劍南東、西兩川宣慰使。西州承蠻寇之後，戎既宣撫，兼再定征稅，廢置得所，公私便之。還，拜給事中，駁奏為當時所稱。改華州刺史，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。將行，州人戀惜遮道，至有解靴斷　登者。理兗一年，大和八年五月卒，贈禮部尚書。

陸亙

陸亙，字景山，吳郡人。祖元明，睦州司馬。父持詮，惠陵臺令。亙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、華原縣尉。應制舉，授萬年縣丞。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。寺有禮生孟真，久於其事，凡吉兇大儀，禮官不能達，率訪真。真亦賴是須要姑息。元和七年，冊皇太子，將撰儀註，真亦欲參預；亙笞之，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。自虞部員外郎出為鄧州刺史。其後入為戶部郎中、秘書少監、太常少卿，歷刺兗、蔡、虢、蘇四郡。遷越州刺史、浙東團練觀察等使。移宣歙觀察使，加御史大夫。太和八年九月卒，年七十一，贈禮部尚書。

亙強明嚴毅，所至稱理。初赴兗州，延英面奏曰：「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，刺史不

能制，遂為一州之弊，宜有處分。」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，隸於刺史。越之永喜郡，城於海閆，常陷寇境，集官吏廩祿之半，以代常賦，因循相踵，吏返為幸。亙按舉贓罪，表請郡守以降，增給其俸，人皆賴之。

張正甫

張正甫，字踐方，南陽人。曾祖大禮，坊州刺史。祖紹貞，尚書右丞。父泚，蘇州司馬。正甫登進士第，從樊澤為襄陽從事，累轉監察御史。於頔代澤，辟留正甫。正甫堅辭之，遂誣奏貶郴州長史。後由邕府征拜殿中侍御史，遷戶部員外郎，轉司封員外、兼侍御史知雜事。遷戶部郎中，改河南尹。由尚書右丞為同州刺史，入拜左散騎常侍、集賢殿學士判院事。轉工部尚書。五年，檢校兵部尚書、太子詹事。明年，以吏部尚書致仕。正甫仁而端亮，蒞官清強。居外任，所至稱理。太和八年九月卒，年八十三，累贈太師。子毅夫。

毅夫，登進士第。初正甫兄式，大歷中進士登第，繼之以正甫，式子元夫、傑夫、征夫又相次登科。太和中，文章之盛，世共稱之。元夫，太和初兵部郎中、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，出為汝州刺史。毅夫位至戶部侍郎、弘文館學士判院事。諸群從登第者數人，而毅夫子祎最知名。

祎，字冠章，釋褐汴州從事、戶部判官，入為藍田尉、集賢校理。趙隱鎮浙西，劉鄴鎮淮南，皆辟為賓佐。入為監察御史，遷左補闕。乾符中，詔入翰林為學士，累官至中書舍人。黃巢犯京師，從僖宗幸蜀，拜工部侍郎，判戶部事。奉使江淮還，為當塗者不協，改太子賓客、左散騎常侍，轉吏部侍郎，歷刑部、兵部尚書。從昭宗在華，為韓建所構，貶衡州司馬。昭宗還京，征拜禮部尚書、太常卿，充禮儀使，遷兵部尚書。

祎苦心為文，老而益壯。為刑部時，劉鄴子覃，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第，被害。僖宗還京，而惡覃者以托附逆黨，死不以義，下三司詳罪。祎上章申理，言覃父子並命於賊廷，豈附逆耶？其家竟獲洗雪，覃亦贈官。其行義始終，皆如此類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孟陽、王遂儒雅之曹，才有可稱，竟以財媚時君，陷為俗吏。蹈道之論，可不懼耶！全義官由妄進，霞寓位以卒升，勇毅不足以啟行，謀慮不足以應變，敗亡之辱，

不亦宜乎？朝無責帥之刑，蓋自恥也。權、瑀長者，末塗喪真，雖牽於食貧，純則僞矣。

贊曰：蘊仁則哲，蘊利則狂。搢紳之胤，勿效潘、王。全義逃責，貞元失策。霞寓薄刑，元和復興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